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十六

平湖顧廣譽惟康

小雅

鄭譜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上下相應此與譜序謂之詩之正經謂之變風變雅文法略同意主以正對變言正經猶云正雅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誤矣呂氏據楚辭離騷為經九辨以下為傳謂六月以下為小雅傳民勞以下為大雅傳夫六月民勞以下皆經也安得謂之傳乎朱子於楚辭集註引之語類載問何以分詩之經詩之傳荅以得之呂伯恭今集傳無是說葢傳以發明經指也詩正變迥別不可强以為變雅之傳

釋正雅之經與楚辭又異朱子覺其誤刪之矣
序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疏申以爲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變雅取大雅之音歌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集傳同之安溪李氏則曰雅有小大以義別也通上下之情聯親疏之懽其事未遠於風是以爲小雅也推受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於頌是以爲大雅也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皆文武成康之世周召輔政時之所作與風詩之二南同雅之正體故先儒謂之正雅也宣王詩從小雅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命將出師選徒講武義亞於采薇出車也從大雅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

常武敬遐天威遇災而懼既保南土遂城東方奄撫北國而終之以淮徐之役召伯先之天子繼之聿正僭王之罪而立中興之基義亞於開幽荒岐作豐宅鎬也案大小變雅之分亦聲義相兼爲多李氏說可與先儒相輔而行也至謂節南山至鼓鍾東遷之詩楚茨以後所謂豳雅則無徵不信殊不可從

先儒皆以小雅周公作朱子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删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葢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其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詩周公删定者葢於常棣采薇魚麗序文見之然諸侯不雅文王當時未必作爲雅章以干大典疑先儒之說有所傳云

范氏補傳曰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閒取一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案此與服氏虔謂是變小雅者合勝杜注矣

臧氏琳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篇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選注引蔡邕琴操云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風俗通窮通篇蔡中郎正交論並云伐木有鳥鳴之刺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鹽鐵論繇役篇云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是以鹿鳴伐木

采薇杕杜皆爲刺詩困學紀聞云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蒙案三家說是以小雅無正雅如國風無正風顯與儀禮春秋傳不合胡氏後箋曰三家不過謂陳古以諷非謂鹿鳴出於衰周殊屬附會

鹿鳴

鄒氏忠允謂燕與饗異饗重而燕親詩云嘉賓式燕以敖又云燕樂嘉賓之心則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共飲食之於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陳氏啟源又謂序云燕羣臣嘉賓此言作詩之本意與四牡勞使臣皇華遣使一例若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言非作詩本意也朱子見儀禮

樂記之文改曰燕饗通用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蓋作鹿鳴者專為燕而歌鹿鳴者則不僅燕燕饗通用非誤然非所以釋詩兩說良是然集傳發明詩義實過諸家終不容揜況篇後又云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豈本為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義固未嘗不詳慎也

傳周行訓至道集傳以為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嚴氏亦謂以告我者為相愛蓋道之使言也燕禮於旅也語所以通下情求規益疊山謝氏又謂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竝得其義箋所云示當作寘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寘之周之列位此於文勢不順且是以文王為以爵秩動人也又序忠臣嘉賓得盡其心正在此二句

顧氏學詩之說允矣

德音者道義之自然符驗也鄭注儀禮曰嘉賓有孔昭之明德程子曰聞望昭明兼之乃盡道德在躬萬民祛其涼薄同列挹其儀刑集傳謂不待言語之閒而其示我者深善矣箋以視為古示字疏曲禮幼子常視無誑士昏禮視諸衿鞶為證甚明杜氏注傳暨黃氏嚴氏依文為訓失之

何氏古義曰首章言鼓瑟吹笙至此復言鼓瑟鼓琴者蓋旅酬將終作無算樂之時也禮旅酬既畢無算爵公有命徹幕然後升堂反坐作無算樂向者獻酬有節笙歌閒合皆三終今曰無算不限三也案此先儒所未及詩三章立言有次第其說揆之上下文尤協錢氏詩學從之良是

一章言樂以聲音將以幣帛二章言燕以旨酒三章總言音樂旨酒是相承爲說一章欲其示周行三章言樂其心而嘉賓之道德足以師表人倫則於二章具之是又詳略互見也

傳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竭力卽首章之末二句是序所謂盡其心也我樂其心而後彼盡其心也集傳言安樂其心欲其教示之無巳義正同

方氏曰首章云示我周行次章云君子是則是傚而末章云以燕樂嘉賓之心葢人君之於賢者求其善言則如不得聞師其德行則如將不及然後奉之以幣帛將之以酒醴始足以燕樂賢者之心若駕馭以權術縻縶以爵祿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庸鄙之夫或奔走焉豈足以致賢者之心而盡其力哉

又曰尊之爲嘉賓宴之以樂歆將之以幣帛飲之以酒醴所以
盡羣下之情者至矣而所以望之者則曰示我周行曰德音孔
昭曰視民不恌則凡出言之無章令聞之不宣威儀之不類者
周旋於琴瑟笙簧筐篚樽俎之閒必有愧怍而不安者矣故必
平時不忝於德義然後臨事能盡志於禮樂此先王之以養
人而德威惟畏者也前一條爲人君說後一條爲人臣說竝深

至

四牡

後序辯說譏之嚴氏謂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爲不計其君之
知不知也此特序詩者之辭以爲臣有馳驅之勞而其君能深
體之其心之喜說當如何非使臣必待見知而後說也如此觀

序亦自無病高陵呂氏又謂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洽也亦是序固主爲人君言之耳

方氏謂聘禮使出釋幣歸釋奠並於禰廟蓋列國交聘必以卿五十服官政則父母必篤老矣必無父母而後承使故皆於禰廟也王朝下聘不過大夫羣士則具父母者多矣故勞還之詩諄諄及此春秋王使至魯多公卿衰世之過禮耳案此說善矣然傳謂是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尤覈春秋傳云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方伯體既尊又率撫畔國事殷則出使者多不能徧使卿其得有父母之存也亦宜傳爲正兼以方說義乃完備

我心傷悲以不得養其父母也不遑啟處則所以不得養父母之由也

箋以翩翩者鵻三句爲感厲其臣似非經文之指感厲自當在方遣之時如下篇所詠是義固各有當也況飛之下繼以言下言集何云勞乎蘇氏謂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程子又謂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並作反興其說爲是集傳呂記正用程義

將母來諗傳箋王氏范氏說均未安厚母薄父豈先王所以語其使臣者乎蘇氏謂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集傳呂嚴從之陸氏詩學又云舉母即可該父亦善

燕羣臣嘉賓以至兄弟朋友主於述己之情而已至使臣戍役之遣與勞則不言己之情而代言彼之情者事莫勞於出使莫危於軍旅故必就其事勢之所必至而不敢自言於君上者探取以陳之則彼之艱難困頓不啻君與爲涉歷而洞悉其情形者也臣民得此宜何如其感奮乎

傳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疏謂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蒙案此不獨爲上下篇發例凡所云文武詩者舉發例於此矣推之全詩皆合朱子舊說以文王已有詩恐不如傳義之確也

皇皇者華

疏曰送之以禮樂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此直爲禮耳幷言樂

者以能有禮敬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爲言遠而有光華首章上二句是案此釋下句固是其釋上句則非孔以禮樂屬使臣說不屬遣者說則序當云勑之以禮樂不當云送之以禮樂也朱子舊說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蒙謂歌不必卽是詩而意則存焉遠而有光華卽首二句所興之義是非懷靡及而咨五善者不能全詩固已包舉其中矣

左傳五善國語六德其言參差不合但當據內傳以正外傳之得失則言有折衷如外傳所云懷和爲每懷內傳未嘗有此說也外傳業經內傳是正昭然可見而傳箋仍爲所牽未允也箋又於烝民篇曰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稽留將無所

及於事然其上明云出祖而業業捷捷矣無庸復以懷私稽留
相戒也知經指未必如此歐陽氏謂每思惟恐不及也懷思也
程子亦謂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義方明著
程子謂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集傳亦謂宣上德達下情益文
王以方伯武王以天子使人傳播德意於諸侯其事勢與春秋
列國相聘有別而理則同故晉以饗穆叔而穆叔拜之若後之
有宣撫廉訪之職與夫特膺簡命者其眞此詩之謂邪
春秋傳曰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外傳亦曰忠信爲周此傳箋
所本歐陽則謂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呂
氏謂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
也傳乃經之本旨最允蒙案惟忠信之人能舉其眞實之情勢

而盡言以告故教以擇而咨訪焉然必先以每懷靡及者時以
不得稱職爲心而後問於其下者無不審也
春秋傳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
謀傳箋遵用歐陽氏謂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
自蘇氏外率同其說陸氏詩學謂觀叔孫豹所述正漢儒詁訓
之祖周禮小行人之職爲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
禁之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
厄貧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
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意王傳文甚
當

折中曰咨訪固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乃可以徵信否則

所訪不實爲害滋大故曰訪問於善爲咨也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爲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有咨親之義焉然則叔孫之釋此詩其必有所傳矣

朱氏疏義曰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案五章末一句皆是勸以義諷詠之卽以風厲之也集傳因以爲戒卽此意又以辭之婉而不迫爲詩之忠厚此先王所以入人深也

常棣

集傳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

辯說略同呂記載朱子舊說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集傳於序有去取而舊說申序第詩皆周公作他詩一本文武之意而此則以己意敘入耳鄭譜荅常棣何故列於文王詩之間曰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得此燕兄弟者文武之政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二語益明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兼常變言而尤重處常以人之於此易忽也五章由變言常周公作詩深意正在此傳箋失之歐陽氏斷以爲此乃責之之辭程子蘇氏遞有發明而集傳尤簡盡近儒於此猶墨守傳箋所見殆未宏矣

傳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所申殊支離原隰各自爲處曷云聚居其以兄弟相求能立榮顯之名又於外喪意別出程子謂方困窮離散羣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特王氏義亦略同如此上下方貫呂嚴從之集傳謂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爲相求似太深上云兄弟孔懷懷而相求則是生存非必積尸之謂觀下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可見

舊說以急難二字平列須添字方明釋文難下有二音何氏謂

兄弟急難者言兄弟相急於患難謂相救也晉語急病讓夷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字法本此案此則難爲患難之難於義爲長

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也疏申傳義以爲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辭甚詳明是傳文非有衍字也其以詩辭之飫卽周禮之飫毛鄭非有二義孔氏釋詩强傳就箋者不少從未竄易其字固可據信段氏據韓詩飫作醧其說曰脫屨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醧宴醧是一事因謂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

飫飫乃醧之假借左思賦曰愔愔醧讌以古韻訂之从酉區聲乃與豆具孺叶韓用正字毛用假借案經文四句上下相承鄭孔以上二句言飫下二句言燕殊非詩指段氏本韓詩以飫爲醧之音近假借固當然必强改毛語以成其是則未確陳氏疏又以傳不字爲下字之誤又就段說而小變之葢皆不安於毛義而爲之辭耳要之飫字之解以蘇氏訓饜爲直截程子謂飫樂飫足意亦同蘇也

爾雅釋言孺屬也傳本之又云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亦謂以昭穆相次序似失其指程子謂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于此與李巡孺骨肉相親屬之訓合葢比附不可解之謂孺言其情之眞也湛與耽通傳於鹿鳴云樂之久樂不可極而

以燕嘉賓兄弟正以久爲善言其情之長也
妻子好合二句不以燕言兄弟既翕方是言燕箋謂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案妻子好合謂己有妻子之好合非謂妻子和合其宗婦內宗也毛傳無文明不同鄭蓋言處變以朋友反形言處常以妻子反形總以申明首章莫如兄弟之意
詩之大義朱子呂氏至矣嚴氏亦謂此詩傳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復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亦善安溪李氏曰反覆篇中言兄弟急難禦侮

發乎天性正與管蔡相反如謂詭辭以哀之則又無復勸戒之意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由關雎以致麟趾之應故周公推以著訓者如此他日急難禦侮之言不效於管蔡益大舜不知象殺己之心也夫所謂閔管蔡之失道者非以詩爲正言管蔡也心有所閔故爲詩志切情哀惻然動聽閔者管蔡而戒勸者凡今之兄弟也若文王兄弟無故亦爲是言則爲無病之呻吟公既遇變故作和平之音則爲骨肉而秦越常棣之詩公之憂患爲之也李說未允

篇中良朋卽中庸所謂朋友之交列之五達道者非不欲助也勢不能助也兄弟和樂而後家可長久故室家樂妻帑必由之此自天子至庶人所同者而人往往昧之故以是究是圖終

焉

伐木

韓詩序伐木廢句恐有誤家作刺詩三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見文選注引箋所云昔日未在位居農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蓋本韓詩案韓詩指庶人言鄭乃本以言文王義尤迂曲歐陽氏以爲文王未居位時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不爲農亦必不自伐木庶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當從毛爲興丁丁嚶嚶興勸善規過之義出谷遷喬興德業精進之意嚶鳴求友興不忘規諫之益所以起下兩章燕飲之事傳義當矣惟以喬木興高位詩意亦兼有之而不盡此也中論貴驗篇引首四

句曰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尤允
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和如晏子所云平謂德業以
義言也程子釋和爲相好嚴氏釋平爲不爭以情言也合之乃
全云神之聽之者陸氏詩學謂神明可質是此即易繫辭傳所
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

箋有酒有羜以召族人飲酒又云粲然灑掃陳其黍稷謂爲食
禮疏申以爲有酒有羜是燕禮非饗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其
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左傳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天
子燕饗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辨證明確疏又謂燕言諸父食
言諸舅互文相通明兼有饗但文不見耳尤爲通論劉氏以籩
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不知燕禮無用黍稷者天子禮

不盡同此無或異劉特欲合上下爲一事而不知其非禮制也
何氏古義引羅氏願曰牡乃大牛是饗禮陸氏埤雅又曰籩豆
有踐言饗禮也案詩但言牡且在肥羜之下只如疏肥羜之牡
爲是籩豆亦謂食禮詩主言情之殷不主言禮之備耳
於諸父諸舅曰寧適不來若不敢意其必來尊之也於兄弟曰
無遠又深樂其皆在親之也箋解寧適不來二句本當戴氏考
正以爲此言寧適有不來者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以
其畢來明庶幾非我不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案云
適非必不來也諸父諸舅年固高矣集傳所謂有故亦事理所
必有此正先王之曲體人情也當從舊說
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集傳以同姓之尊釋諸父異姓之尊釋

諸舅至兄弟則但云朋友之同儕者不別言同異姓明兼之也其云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專承諸舅言者上已云先諸父而後諸舅此層遞言之耳且其語本之范氏陳氏啟源嘗爲偏指異姓謬矣若安溪李氏謂因燕朋友而復召諸父兄弟戴氏謂此章言兄弟卽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畢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陳氏疏又謂周禮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詩言燕飲召族人飲酒之禮諸舅乃兼及之耳尤非

呂記引程子說有酒則我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最是上四句是倒文法也箋以順文解之致上下岐異嚴氏謂一詩之內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曰微我弗顧微我有咎迨我暇矣及湑我酤我鼓

我舞我皆同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荅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但當述己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己之辭也此爲定說酤一宿酒合依毛傳李氏紬義引說文酤一宿酒也醴一宿孰也釋名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是一宿酒名醴又名酤蒙案酒與酤對則別散則通商頌旣載淸酤是也

西山眞氏曰鹿鳴之詩以臣爲賓伐木之詩以臣爲友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玩此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案孟子所謂天子而友匹夫於詩言益信

安溪李氏曰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開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故可以反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極源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由此而興而五詩之繼以天保也爲之兆矣于思言道自造端夫婦次及子臣弟友以終於鬼神其夫子序詩之志乎案文武周公作詩精義正是如此而夫子述之故韓子云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注疏本六章章六句集傳呂記從劉氏作三章章十二句劉之說云每一章輒言伐木凡三言伐木故知當三章陳氏啟源據序下疏所云二章卒章謂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然阮氏挍勘記又謂六章章六句其誤始於唐石經足知毛鄭陸孔與朱呂本無不合

天保

疏謂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報之有聖人示法義取相成耳非故報也安溪李氏亦謂五篇非一人一時之作就其後世用之以燕親疏亦未必一日之事此篇之作又未決為前者之人否也惟盛世之君臣勞勉頌規矢揚賡遂斯固事之必然藉非一時酬答而序詩者意則存焉不必據此為疑端此善於申序與集傳者而箋實開之

傳箋以來多以福言嚴氏謂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必本之以德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岡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為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

君臣相與之義邪蒙案詩始終言天首二章祝君有是德以有是福三章乃盛言其多福四五章又言德之格於神人以致福然後以福之永久終焉於章法亦極得也

單傳有信厚二訓亶從前一義箋訓盡謂使女盡厚天下之民舊於單厚原以德言多益戩穀則否范氏補傳謂厚取厚下之意益取益下之意嚴因謂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福不消受也使爾多行利益則民物無不蕃庶也厚謂忠厚益謂利益於民近是而未盡蒙謂厚如易坤象傳君子以厚德載物益如益象傳益動而巽日進无疆皆以德之成己及物者言除傳訓開箋謂開出于之其義爲允

傳戩福穀祿本之釋詁釋言集傳引閩人氏滋云戩與翦同盡

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單厚多益也則本之說文釋詁呂記嚴緝同之而段氏說文注以集傳爲是嚴以俾爾爲祝君德必如集傳方可通輔氏曰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無不適宜嚴謂使爾盡善無所不宜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兄宜弟無所不順也均是

輔氏又謂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案四句之別此爲得之箋以罄無不宜二句就羣臣言非是

傳公訓事雖本釋詁諸儒多從鄭義爲是其釋禴祠烝嘗本之釋天夏殷之祭則礿禘嘗烝見於王制祭義而鄭具言之此疏謂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不如

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是文王時已改曹氏謂此詩云禴祠烝嘗者葢追作於成王世朱子舊說亦謂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今集傳云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蒙案此詩之作當如曹氏及朱子說既濟六五爻辭亦公所繫也

傳質成也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程子訓質爲實王氏亦謂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集傳本之此各是一義而訓實尤長蔣氏悌生曰此詩祝其君受福之辭不以福言福而以德爲福不以德言德而以質實爲德可謂知所本矣葢浮華侈靡或以啟爭亂之原而質實無僞實能基阜安之治顧氏日知錄曰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

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也祈天永命之實必本於親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必以養生爲本並允陳氏啟源引易大傳百姓日用而不知爲難然下云徧爲爾德則無慮於日用不知矣何以日用飲食在乎周禮以治之井田以安之何以徧爲爾德在乎躬行以率之教化以淑之日用飲食乃徧爲爾德之本徧爲爾德則日用飲食之成也至徧爲爾德天下皆法君之德以爲德而君之德益隆矣劉氏通釋謂德者一篇之本領得之

顧氏又曰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言猶云人之生也直案百姓百官族姓也本之傳說然欲以民兼百官庶人則百官有天工人代之責不當但以日用飲食爲

美合從舊義楚語民之徹官百王公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此百姓即百官之證蒙上民之質矣言故先羣黎後百姓耳不必以民兼百官也
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折中曰此承上文言神人皆和故自天申之也前言福之多此言福之久多而且久所謂亦孔之固也
詩不曰如月之望而曰如月之恆不曰如日之中而曰如日之升此易豐卦彖傳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及易卦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意天保爲周道之極盛而立言如此故詩中有易理也松柏之承疏謂以喻王子孫世嗣相承蓋福必至是而後爲長久

朱氏謀瑋謂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王先公以詒之尊敬之義也固是而歸重乃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四句又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自古君臣未有舍民而言福者

采薇

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箋昆夷西戎也疏引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幷平二寇云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陳氏疏曰此文王爲西伯四年中事西戎之患岐周先罹其害北狄之禍涇洛以東皆得恣逞其凶威故但稱文王伐犬夷不及玁狁者就岐周言之也詩篇中於伐玁狁至再至三而

於西戎止有薄伐一語者陳王事也精覈勝疏
朱子舊說云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序說必有所受揆之詩文亦無不合朱子舊說見於呂記徵引者義甚明著及作辯說則斷以天子之命爲衍說而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駁難者甚多而方氏之說較善云紂方以威武臨諸侯玁狁西戎不靖必以征討命方伯紂卽無命文王亦宜請命故言自天子所命我出師而來郊牧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三詩及左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乃其明徵也如以王爲周王則

武王伐商戎羌已役屬於周克商之後九夷八蠻罔不率服玁狁豈能復爲寇暴使征戍之民靡室靡家而誓衆之詞歎多難之棘乎就事論理足以證成序義

序遣戍役也案事本是文王遣將率將戍役以往而序云然者疏謂以將帥與君同憂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文王體恤之情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戍役而言卒章總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朱子謂設爲戍役自言之辭合之而詩指備矣

箋於薇亦作止云先輩可以行疏申以二月下旬遣采止爲中輩三月上旬遣剛止爲後輩三月中旬遣蘇氏謂始言薇作次

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留衆出師貴速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明是聞命卽行必無如鄭蘇所云之事古者師行三十里自岐周至朔方始發在道所歷固宜薇之作而柔柔而剛也

程子謂猶今之防秋據宋制言之文王當時似不如是使無西戎之復興則雨雪時可及期而歸矣觀出車杕杜所云雖過其期亦止一期有餘無所謂再期也

歲亦陽止釋天十月爲陽疏云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月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恆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程子易傳亦云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

無閒可容息也許氏謂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肇基乃在亥半則小雪之時正六陽之極陽絕於上而回於下之幾也因是名十月為陽正闡幽之意並有精義

我行不來集傳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與劉氏所謂勇於報國誓死而不敢顧其親同詳詩意蓋言憂心甚病而我行猶未能來也程子謂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良是此及上章靡使歸聘皆是敘其情下二章乃風以義耳

上敘軍士之情所以體恤其私者至矣此乃教以將卒之相親戰守一心以風厲之傳捷勝也箋申以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也而以侵伐戰三者當之則鑿程子謂君子總強盛

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亦謂冀其功之速成集傳本之以爲庶乎一月之閒三戰而三捷允矣

傳腓訓辟王氏肅謂所以避患未若變腓當作芘爲長陳氏禮書謂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衞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徐氏光啟謂二句見古人車戰之法案上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示以將率士卒上下同心一如人身之頭目手足也程子劉氏讀腓如字非是集傳以程子義列後說語類若吳必大之問又以爲當刪去此朱子之精於古訓也

豈敢定居者戰勇氣也期於必勝故曰我戰則克豈不日戒者戰又危事也貴立於不敗故曰臨事而懼二者行軍要法也

曹氏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案二十四氣十月爲小雪大雪北地固有雪矣而雪與陽止非異候也嚴氏曰言昔我往戍之時蒲柳依依然柔弱卽首章所言采薇之時也今我來歸遇雪下霏霏然卽首章所言歲亦莫止也首尾申言之亦丁寧以安其心也此言霏霏想像而豫言之耳此說爲允

安溪李氏曰首章言以玁狁之故而不得已於役次三章乃道其思家之情如此先公後私之義四五章言師行戰則務捷居則必戒應首章玁狁之故卒章應次三章憂思之意亦本程子與集傳而語特簡盡

憂心烈烈四句在戍時之情也王事靡盬四句未歸時之情也

卒章所言歸途時之情也於遣拜籌及此文王視民如傷之仁也夫民人爲王朝捍衞外夷義也聖人仁心周浹以行其義易兌彖傳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後世非牛羊使人則漫無紀律而已甚至漫無紀律而生民之禍亟矣

出車

箋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歐陽氏更之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於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如此上下文義方貫集傳呂嚴並從之何氏古義謂首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爲南仲之辭胡氏後箋亦謂傳於首章云出車就馬於牧地合之荀子大

略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出車就馬當指文王案我爲文王自我則憂心悄悄二句亦當指文王恐非當日情事且荀子所謂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葢是天子畿內之禮如執以例文王則遠在西岐情事不符當屬南仲無疑荀子自是斷章取義李氏謂毛葢本荀子然未必得詩人之意其識高於近儒集傳王指周王而解義同歟

楊氏引曲禮朱雀元武文以爲師行之法四方之星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集傳呂嚴竝載之陳氏啟源謂鄭氏注禮以陳法言至以爲旗名本崔靈恩說經孔氏禮疏駁正者蒙案禮注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疏既隨文釋義又曰鄭注四獸爲軍陳

則是軍陳法也但不知何以爲之耳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
旗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若類前而論四宿之陳畫旌爲勝且
鄭云又畫招搖星於旌上則知四物是畫故云又畫也崔靈恩
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數皆放其星
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案崔竝畫四旗皆爲北斗星於義不
安云云據此則鄭雖釋爲陳法未嘗不兼畫旌義孔本專宗鄭
指於此獨以畫旌爲勝非崔靈恩一人之說也孔所駁者以其
不云畫四獸而云皆畫招搖耳陳引疏而意與之戾何與
呂氏以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申胡不旆旆是直以爲不旆語類
譏其太巧集傳曰豈不旆旆而飛揚乎案疏何有不旆旆者乎
言皆旆旆然垂也集傳同舊義其理爲長嚴氏亦引董氏說禮

云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呂據者聘禮恐未可以
例行軍
呂氏又謂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集傳亦
載案老子云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
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孫子云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
偃臥者涕交頤此呂氏蓋括兩文而爲之說也
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箋王使南仲爲將率陳氏疏曰王
制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
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州伯屬於二伯文王西伯南仲州伯故云
南仲文王之屬案屬者只是屬大夫上篇序以天子之命命將
率卽命此人故鄭云王使南仲爲將率也若是州伯則當稱國

稱爵而不稱字矣且文王遣將會伐又何以略而不言與

方氏曰南仲爲皇父之大祖必周初人也此詩爲文王時事其稱天子及王命皆謂商王方伯遣將出師自當稱王命以誓戒與秦風王于興師衞風爲王前驅同義

陳氏疏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與召虎方叔同列而文王時無南仲班以此南仲與常武南仲爲一人從魯詩說也匈奴傳及鹽鐵論繇役篇 出車與六月皆以爲宣王時詩當亦從魯義後漢書馬融疏亦云玁狁侵周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馬治毛詩而亦兼取三家案此以班氏諸家本魯詩固是亦見三家之難據信矣

詩一曰往城于方再曰城彼朔方如春秋之諸侯城緣陵就其

侵犯之地而城之使之不能爲患也此中國禦戎之要策城之敵必來爭故盛其車甲旌旗以臨之而敵自望風遁走所謂玁狁于襄也箋釋爲築軍壘鄭氏博物當有見而云然然築壘究不可以言城也

呂氏曰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尙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竝行而不相悖也案此所謂文王之用師矣

朔方傳及疏但云北方集傳以爲今靈夏等州之地王氏地理攷引曹說尤詳皆以漢朔方郡當之陳氏啟源謂漢始借詩語以名郡未可援漢郡以釋周詩靈夏爲陝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南仲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至北垂連平二寇朔方之爲靈夏未敢信陳氏疏又謂六月之方卽出車之方當在今甘肅平涼

府固原涇州鎮原閒地理志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郡國志同不云卽詩之朔方也唯水經河水注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元和郡縣志夏州什賚故城在縣治北卽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城彼朔方是也其言朔方始混朔方城在今薩哈賚喀河之南延安慶陽殷周已屬荒服焉得北濱河套而築城以禦狄邪三代西北疆域地不廣大自趙武靈王攘地西至雲中九原秦始皇使蒙恬席逐匈奴築長城漢武帝遣衛靑等度西河歷高闕收河南築朔方城立朔方郡皆非三代時疆域所有也攷證尤詳核

程子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此三代之法而後世所當師也

箋以黍稷方華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朔方似誤往者往至朔方來者來自朔方也義適相反集傳呂嚴之說善矣而意以今來爲自西戎來亦可疑經未及伐西戎何先言其由是以來乎錢氏詩學曰此城工已畢歸戍在道復被簡書命伐西戎直至深春始還末二語可見又曰王事多難與首章語意同此更爲伐西戎起語言所以遲至雨雪載塗而後歸者以西戎助玁狁爲虐復承王命徂征自北而西歸途轉緩故不遑啟處也陳氏疏亦曰黍稷方華著城方之始雨雪載塗著伐戎之始案此於情事爲合西戎近故以正月伐二月卽凱旋兵貴神速於此可見錢發明此義不可易

箋以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

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本當歐陽氏易以將帥之室家思其君子呂氏辨之允矣嚴氏質疑亦曰杕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辭以此施於將帥則不莊矣程子謂此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徯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案此則南仲行師之紀律孟子所謂如大旱望雲霓如時雨降者矣　草蟲詩草蟲阜螽止以取興非以紀時此亦宜然箋乃謂晚秋之時以所見而興致與上下難通陳氏疏釋上章既不用箋仍云聞伐西戎之命在秋月不無矛盾

曹氏曰西北二虜相犄角爲寇故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平錢氏詩學亦曰既城朔方則玁狁不能乘虛爲害而西戎可伐西戎既敗則有以翦玁狁之羽翼而玁狁可平事實相

因也

方氏曰凡師有功必有錫命策勛之典召虎之錫祉吉甫之受祉是也采薇一月三捷出車再舉有功乃無一語及此何也蓋西伯奉簡書以敵愾商王受旣無錫命豈敢自策諸臣之勛故於戍役則代鳴其哀於還師第虛嘉其功實無錫命策勛之事可陳述耳常武無及焉何也王親在行歸告郊廟社稷山川自有舊典以播於樂歌則似自耀其功非言之體也采芑則蠻荆不戰而來威其征伐玁狁之功前此矣事後追敘亦非體也案此深明立言之體要者

杕杜

采薇歌詩以遣之而已此與出車竝云勞則有凱還飲至之禮

爲卒役分勞困以殊尊卑且同日則隆於尊貴情將無以周浹於卑賤故必如此而後上下之交各愜也先王於此義盡而仁亦至焉

期在冬歸在春多勞室家之思詒父母之憂文王恫瘝乃身故首章據初期爲說二章以下皆言過期思望之情至四章而極矣傳謂室家踰時則思范氏謂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此得聖人之心然無所爲非常之賞者賞以財則不繼賞以爵則病國後世始有之三代盛時無是也

疏以卉木萋止爲時未黃落是仍作冬時也果是冬時何不言卉木之腓而轉言其盛也邸氏光庭謂萋萋新葉藍田呂氏又

謂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莫矣歲莫之期既不至將至春莫猶未歸集傳嚴氏同之陳氏疏曰上章謂冬此章謂春詩人歷道其所經所謂踰時也出車篇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薄言還歸文義與此同此兼言伐西戎之事允矣

疏謂夫爲父母李氏以爲曲說是也邱氏云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案不曰憂我舅姑而曰憂我父母詩代言婦人思念其君子卽以君子之心爲心也姜氏廣義謂但言父母之憂則養已有人蓋有兄弟而可以行者也亦允

輔氏謂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案此說固善然但可

以言戍役不可以言將率觀易師上六爻辭周禮秋官司勳可見上篇之不及賞方氏詳之矣

三詩同異鄭王范氏言之甚精又蘇氏曰兵之出也有遺役而無遺卒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遺役而遂遣卒及其還也卒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卒而後勞役亦善

南陔

鄉飲酒禮燕禮皆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蓋孔子以前篇第之舊如此自毛公以存者爲數推改什首故不首南陔而首南有嘉魚蘇氏知其非古始以南陔爲什首此毛本之一正矣然由庚崇

邱由儀猶以類從也呂氏又以六月序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合始列由庚於前以崇邱次南有嘉魚後由儀次南山有臺後此毛本之再正矣然魚麗猶在南陔前也集傳又以魚麗之升由於毛公一依儀禮退之與由庚相次以南陔殿鹿鳴之什白華爲什首此毛本之三正矣先儒更相參正至此殆無遺憾范氏詩瀋謂儀禮用詩非詩用儀禮陳氏啟源謂奏樂之度豈編詩之次然詩之存者儀禮之奏樂皆不紊其次第即可以是推其亾詩之次第左傳所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亦可見至六月序魚麗亦列南陔前知爾時詩辭先亾已取魚麗以足前什毛之推改亦有開先而執古者遂以爲一定之次不容有所移易可乎段氏雖從舊本然云孔子時當作鹿鳴之什白華之

什艮允辯說謂序此句爲鄭所移恐未然鄭分魚麗爲文武詩正信用序文耳　今石經从彙纂用集傳依儀禮閒歌之序分什

鄭氏樵謂詩之命名一篇之義有全屬題中者有不全屬題中者有全不在是者作序者但攷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李氏亦以爲然蒙案鄭意主六篇有題無詩未然而謂但攷兩字以作序似有理姑就詩之見於樂歌者言之升歌之鹿鳴合樂之關雎卷耳鵲巢其義皆與篇名不同又以閒歌三詩言南山有臺一篇亦有不可强合者何此亾逸之六詩獨一一與篇名應邪是則可疑也

序於六笙詩云有其義而亾其辭劉氏小傳謂有聲無詩董氏

又謂亡其辭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集傳主此說案張子謂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呂氏亦謂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詩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氏又謂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郝氏敬以下辨者益眾大較不出呂嚴所云當從舊說

魚麗

序於采薇繫之文王魚麗則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鄭譜并溯文武而云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疏則以采薇等篇皆文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魚麗序

文武並言是武王詩故於此篇專歸之武王序與鄭氏初無明文也又申譜義據六月序小雅之廢華黍以上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遂斷自華黍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是矣足以定之恐亦非鄭意也故朱子舊說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詩南陔至菁菁者莪爲周公成王詩本序譜說也而呂嚴從之及作集傳又據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葢一時之詩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此朱子卓識迥出前儒之上夫以魚麗屬之文武且不可而謂魚麗至華黍專屬之武王者復何待辨哉然遂舉鹿鳴九篇槩歸之成

王詩則如出車之篇有援諸事實而難通者矣故必參以舊說其義乃備蓋杕杜以上皆文王事而武王述之文武一道也自此以下則爲周公成王詩此固就詩辭大指可斷者爾

詩正言萬物盛多能備禮耳文武四句乃推原言之以其道同故舉文幷及武疏乃謂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武王承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覺以始終晝分二王試思逸樂豈武王之心而武王時亦安得謂之逸樂哉殊非序指

集傳以魚麗三詩皆爲燕饗通用之樂陳氏啟源謂古人之用樂與作詩之本意不必相謀小序所云者作詩之本意也既有此三詩後乃取爲閒歌之樂章非專爲閒歌而作此三詩也艮

允

讀序所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則知必有治內治外之大法而後可以成魚麗之化讀傳所謂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則知又必有撙節愛養之方而後可以致魚麗之盛

顧氏學詩謂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為句以就箋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謂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為句矣以多屬魚者鄭意下章物字當為魚也蘇氏則以旨多皆屬酒朱子從之呂范嚴皆用其說以下三字承酒為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但言魚酒非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說則接入下三章文多費周折李氏謂君子為酒醴以宴賓而

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詩言魚之麗於罶者有鱨鯊爲有魴鱧爲有鰋鯉爲則他物之盛多稱是矣君子有酒以宴賓而其物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爲則能備禮矣集如此解解義前後方通貫

范氏詩瀋引說苑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又推之曰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維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維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旨勿貴也胡氏後箋亦曰此詩嘉偕時皆謂政之善節首章傳所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也故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經文維其二字確是推本萬物盛多之由猶言惟其如是所以如是裳裳者華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凡言維其者如此此詩文法倒裝耳詩義得此方明　胡
又曰左襄二十年傳賦魚麗之卒章疏云物其有矣者謂魚有
鱨鯊魴鯉幷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
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
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皆較詩疏爲勝

學詩詳說卷十六